

回忆的画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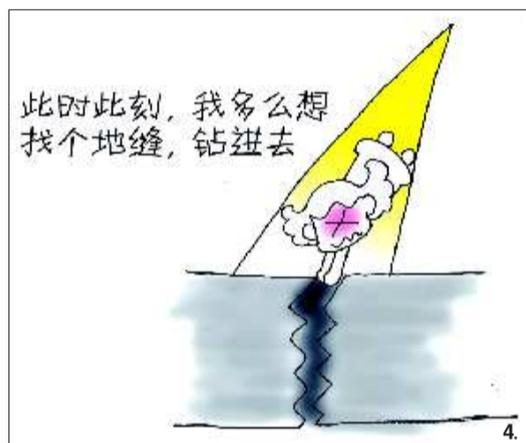
独舞

作者:回忆的画笔



相亲篇

相亲路,波折崎岖,
却也不乏搞笑轻松,
心态调整得平静后,
可以理性地看待一切,
包括相亲这件事情~



3



作者:儒爵爷
出版社:古吴轩出版社

连载

飞往伦敦

我承认我是被饿醒的。爬起来揉揉眼睛,发现一直坐在那里的瑞恩不见了,开车的那个司机坐在瑞恩原来的座位上,歪歪斜斜地坐在那里打着盹,看来现在是瑞恩在开车了。老福依然像一尊雕像一样坐在那里。我看了看手表,我睡了4个小时了,老福他居然连姿势都没换过!

“喂!那个阿兰还是瑞恩的先生,有吃的没有?我饿得不行了。”

瑞恩头也没回,说:“靠窗的柜子里有土豆鸡肉汉堡和牛排,还有红酒,你们请随意。”

我迫不及待地拉开了柜子,掏出来一堆汉堡,顺便掏出一瓶帕图斯。嘴里边嚼着汉堡边倒红酒,我递了一杯给老福,说:“来,尝尝,据说这一瓶顶一车长城。”

老福这才把一直仰着的头低了下来,接过酒杯轻轻地抿了一口。这时,只听瑞恩说道:“大家吃点东西,喝点红酒,马上就到你们的首都机场了,我们很快就登机。”

我一愣,到北京了?还要坐飞机?我摇了摇老福的胳膊,问:“嘿,怎么回事?”老福没有答理我,继续闭目养神。我摊了摊手,做出一个无奈的表情。跟老福在一

起,他永远不会让你知道他下一步要干什么。

路虎过了一个关卡,很快,车便停下来了,瑞恩招呼我们下车。

我提上自己的行李包,也没管老福,我知道他走到哪都是那身行头:一把老式的黑色雨伞,一件宽大的风衣——这衣服像魔术师的帽子一样,我不知道有多少个口袋,他总能从里面掏出些奇怪的东西来,没准哪天他就会从里面拎出来一只大耳朵的兔子。——不过有一点我可以肯定,其中的一只口袋里,肯定装满了东南亚产的那种又涩又呛的棕色烟卷。

下了车,我们发现瑞恩和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国人正在亲切地攀谈着,看那人肩膀上的杠杠和星星,官衔一定不小了。

他们寒暄了一阵之后,那肩章径直朝我们俩走了过来,也没说什么话,上来就和我们握手,意味深长地看了老福一眼,就匆匆转身离开了。

我们还没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,瑞恩凑了过来,他递给我们两个棕褐色的小本,说:“这是两位的护照,贵国已经特批了签证,我们马上登机。”说罢,他抬

手指了指一艘停在两架民航飞机之间的小型军用飞机,暗绿迷彩的机身上,“米”字标志非常显眼。

加长路虎和军用专机,这待遇规格够高的。我不由得偷瞄了一眼老福,他依然一脸漠然,拄着雨伞跟着瑞恩准备登机。我赶紧加紧两步跟了上去,没想到这辈子还能坐上英国的军用专机,也算是没白跟着老福折腾一趟了。

刚拉开车门,副驾驶座上上一个英国人就转过头,微笑着对我们挤出两句蹩脚的中文:“欢迎,谢谢。”便没了下文,接着对驾驶员咕哝了几句。

螺旋桨雷鸣般响,飞机起飞了。

与民用飞机相比,这架军用飞机外形很小。其实机舱还是挺宽敞的,而且这里面就只坐了5个人——除了老福和我以及瑞恩外,还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大兵,手持着重型冲锋枪,一脸严肃地端坐在飞机舱门的两侧,直视前方,一言不发。

这飞机的窗口很小,直径只有半尺左右的样子,玻璃还是磨砂的,我瞧了瞧,也看不清楚外面的风景,便安分了下来,坐在老福身边,掏出随身携带的斯蒂芬·金的小说看了起来。

19

买牛记
卖女买牛

作者:马识途
出版社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



王子章家里有七八亩田,十几亩地,他还认为不满足,还去向童大爷租了几亩田来种,这样一年下来,收入能多一些。可是他家里真正算得全劳动力的只有他一个人。妻子生儿育女,做饭洗衣,操持家计,最多算一个半劳动力。一个十四五岁的儿子,顶得一个半劳动力。还有一个小女儿,有十二三岁,除开帮助妈妈做点家务事,还要包两头猪的喂食。

他近来一反常态,得工夫就匆匆赶到乡场去。不为别的,就是赶到牛屎坝的牛市上去。这一年到年底,王子章把账算下来,收支相抵后,靠汗水挣下来的本分钱和放高利得的横财两项一加,反倒比往年多进了钱。现在隔买一条大牯牛要的钱数,硬是相差不远了。

这时,童大爷家的一个跑腿的帮帮匠告诉他,童家二少爷娘子坐月子,要找个丫头服侍她。管吃,一年给五十块。第二天中午,王子章还是把这件事对大妹子说了,大妹子一听,没有马上回答。

儿子听了却马上反对:“没有一个人想在大院子里当长工,你倒愿意叫大妹去大院子当丫头?”

出乎一家人的意外,

大妹子却表示愿意去。

童家付了一年的工钱,王子章马上就买了牛牵回了家。

大牯牛自从到了王子章家,由于王子章侍候得很周到,一直很好,没有害过病。但是不知道为什么,在秋收后趁雨犁板田的时候,王子章发现,大牯牛虽然还是那么卖力气,却是一直喘个不停,嘴里吐着白泡泡。王子章担心得很,他把牛牵去找牛医生。牛医生说没有啥子病,是累坏了,休息一下就好了。他又把大牯牛牵到场上去,找一个据说是新式的牛医生。这个牛医生检查了大牯牛一阵,对王子章说:“这条牛的肚子里有虫,病重得很,不好办了。”

这简直像晴天霹雳,震得王子章耳朵嗡嗡直响。

大牯牛终于连腿都没有伸几下就断了气。王子章真像他家死了什么人的号啕大哭起来。这时候,大院里的王老三来了,他说他愿意出点钱,把这一块牛皮剥了。王子章大吼一声:“不干!我埋了它也不得给你们大院子的人。”

王子章真的就动手在竹林旁挖个坑坑,周围的庄稼汉真的帮助王子章挖,把死牛拖进坑里,用土埋起来了。

突然听到竹林外边有女娃娃又跑又哭的声音。大家一看,是大妹子。她一跑过来,就倒在爸爸的怀里,叫:“爸爸,爸爸呀。么少爷,要估倒我,要估倒我……我跑了,我死也不回去了。”

“啥?么少爷估倒你?”

“太欺负我们了,找他龟儿子讲理去!”

王子章一把把大妹子掀开,站起来不说一句话,跑回家里,操起一把菜刀出来了,大家一下把王子章抱住了,夺下他手里的菜刀,劝他:“去不得,去不得!他们无非是要钱嘛,我们大家凑起来,给他送去。”

“对头,我们凑好钱,今晚就叫张三爹送去,取人。”

王子章落泪了,他恐怕是第一次感到一个人拼命奋斗,是多么渺小,多么无力,这么多人,抱成一团,拧成一条心,才算有了靠山。

